

告的偉大信念。  
也都能看到這東

們多看看週遭世  
太急著出頭，先  
方才不會像時下  
潮流，卻早已迷  
透流，而廣泛的  
知，這就靠你自  
功，醫學生很忙  
糖，但只要有心  
解決，問題只在  
果決定了，你就

# 劍橋使徒

CAMBRIDGE  
APOSTLES

這群年輕人是我所知，對那個時代最成功的抗議。」

亞瑟爵士

明鏡

十九世紀是英國歷史最輝煌的年代。工業革命之火持續熾烈的燃燒，海權擴張，殖民開拓。十九世紀同時也是變動的年代。生產方式轉變帶來新社會問題，經營殖民地對本土需求龐大，歐陸發展衝擊英國，社會各階層普遍覺醒，改革呼聲激昂。

但是世紀初的傳統力量依然強韌，尤其在步調緩慢的英國。舊觀念抵制新思潮，舊體制的慣性頑固地抗拒企圖改革的嘗試。這種尖銳的對比在兩方面尤為顯著，一是宗教信仰，二是高等教育，兩方面又息息相關。前者導源於英國國教喪失對信仰內涵的追求，反而流於形式，強制推行不合理的儀式，完全忽略照顧人民真正的靈命；例如限制牛津大學入學生必須為國教徒，劍橋大學學生必須成為國教徒，才能畢業，以及強迫非特權學生參加崇拜等。

後者肇因於“劍橋和牛津的墮落”，開始一段漫長，緩慢，曲折的改革路程，終於奠立二十世紀英國大學教育的雛形。而在這一段過程之中，兩所大學所造就的優秀人才紛紛投入社會，帶動風潮，領導維多利亞時代（1837～1901）的知性取向，在變動的歲月扮演學足輕重的角色。

而劍橋使徒便在這個背景下產生，並且最富傳奇的一群人。

始末

劍橋大學由多所書院構成，各書院保存特有的傳統和風氣。書院是劍橋與牛津的特色。

西元 1864 年，一篇報導在英國列出，公開批評所謂「使徒 J 這個團體。報導上說，「這一群來自稱在思想和創造的領域裡成就非凡，但我們認為，使徒中或許曾經出現一兩位傑出的人才，但就英國一整個國家的歷史進展來看，省略這一群人並沒有什麼關係。」面對不實的奚落，甫自巴西大使卸任的克里斯蒂使徒之一便撰文發表第一篇描述使徒的文字，為使徒辯護。這個團體才正式表白於社會。

原來西元 1820 年，一群聖約翰書院 (St. John's College) 的學生組成辯論性社團 "Conversazione Society"，成為使徒 (Apostles) 的前身。

十九世紀初，劍橋大學瀰漫自由活潑的氣息，學生生活多姿多采。當時辯論風行，Conversation Society 便是許多同性質團體中的一個。早期成員在人才濟濟的劍橋大學並不顯得特別突出。政治上，他們立場保守，擁護脫立黨 (Tory，當時英國的保守黨)。信仰上，採福音派主張，可惜這兩種傾向在當時的劍大完全不合潮流。雖然曾經有人在 Cambridge Union of Debating Society (CUDS) 中，劍橋大學辯論社團聯合會) 中展露頭角，立論出眾，但是畢業之後還是和大多數當時劍橋、牛津的畢業生一樣，投入國教牧師的行列而淹沒無聞。由此我們也

可以了解十九世紀這兩所優秀大學完全封閉在窄小的輪迴裡：招收神職人員和望族的子弟，教授古典語、文學 (Classics) 和數學，畢業後成為神職人員或貴族中學教師。對於工業革命，殖民地和急變社會生活型態對人才、知識、技術的需求置若罔聞，並反對專職教育，勞工和女子就讀。

因此早期使徒多不為人所知，只有一兩位在史上留名。至於這一群人為什麼會得到「使徒」的稱謂，沒有人知道；或許只有十二人，或許因為福音派見解為他們披戴屬靈領袖的色彩。「使徒」二字也可能出自敵視或嫉妒，不得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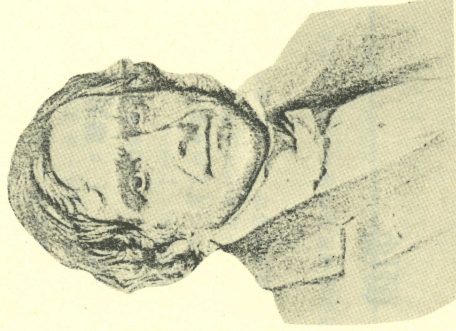
西元 1821 年之後，使徒的搖籃已從聖約翰書院漸漸移到三一書院 (Trinity College)。使徒的形象煥然一新，在往後的日子裡，成為 CUDS 中極為傑出的一支。

三十年代出現的使徒天資稟

異，朝氣蓬勃，前途一片光明。政治主張前進，信仰理念超越凡俗，一種「優越」的氛圍開始罩下來。使徒本身的優越感也抬頭。他們互稱「兄弟」或「選民」(the dect)，自稱 "Society"，言下之意劍橋似乎沒有第二個相當的 Society。使徒與非使徒漸漸有了分別，使徒在上，成為學生中被羨慕、尊敬的對象。

當時 CUDS 是學生辯論的舞台。CUDS 擁有一間圖書室，會員每天晚餐後即可在圖書室相聚。每週四晚上舉行定期辯論會，兩百多人共同參加。這個型式被許多較小團體所模仿，全放辯論風氣盛行。在 CUDS 的團體中，使徒較缺如此緊密的結構，而是經常，非正式的形式。每到星期六晚上，使徒便聚在一起，一人提出短篇報告，然後自由討論。每人輪流發言，可以充分表達個人的意見。討論終結，由秘書將問題條理清楚，紀錄下

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  
(1805-1872)



前途一片光明。信仰理念超越凡庸的氛圍開始籠罩。身的優越感也抬兄弟”或“選民(Society)，自稱“Society”之意劍橋似乎沒了分別，使徒在被羨慕，尊敬的

S是學生辯論的擁有一間圖書室後即可在圖書室上學行定期辯論同參加。這個團體所模仿，全校在CUDS的乘缺如此緊密的結非正式的形式。；使徒便聚在一篇報告，然後自流發言，可以充見。討論終結，理清楚，紀錄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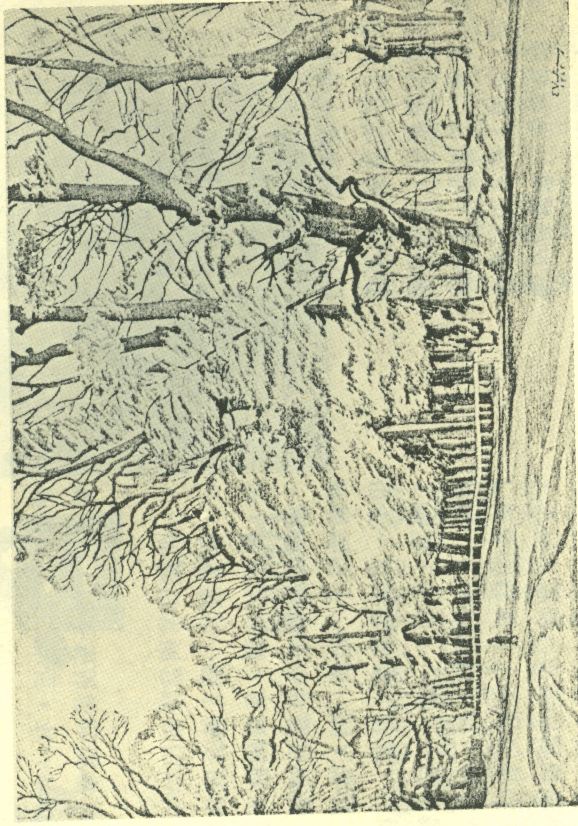
個人簽名，表示贊成，反，如果有人想再補充，則寫在紀錄上。主題完全個，針於時弊，檢討得失錢及敏感爆炸性的宗教和。此外使徒有一套懲罰不的規定和幾條選舉新使徒法。在劍大許多團體中，性命力最強，前後延續達廿年。在這一百五十年當的組織和自由，開放的直維持不墜。

使徒之所以延續一百五十年有一部份原因因得自榮譽會。即每一位畢業或自領下的人一定成為榮譽會。我們稱這些人take wing (Angel 了)。榮譽會員自由參加例行集會，每年並每年終聚邀請所有前後屆參加。榮譽會員擔負督責，的角色。少數幾人以卓越見識成為使徒的精神領袖。使徒不斷的明光和指引

，使徒起而替代大學的功能，開拓被窒塞的領域。每一位經歷使徒生活的人都對這種教育機能給予極高的評價，並盡力將其保留給後繼者。

使徒之一，Sidwig 便會回憶到，「這種使徒生活完全吸引，占據了我。」“它給我的訓練非常特別，我今日的能力大部份來自使徒生活，而不是劍橋本身。”那麼使徒自我教育的真正精神是什麼，Sidwig 扼要的說，「就是一個信念，相信我們可以學習；一個決心，我們必要學習，向最相反的意見學習。」

使徒相信思想是生命經歷的函數，因此意見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個意見背後真實的人生經驗。所以使徒在辯論中坦然承認不同的意見，並將自己的意見并他人分享。Sidwig 說道：「在意見的互動中，我們不僅更認識自己，並且學習去認識相斥



Queens Road

意見背後真實的人生需要」。在十九世紀新舊交替，百家爭鳴的日子，使徒傾聽各方的聲音，透過理念的思考討論，提出改革之法，這些都可說是自我教育所開的花，結的果。

當然，十九世紀不管社會觀念或大學結構都是和這種開明思想相衝突的。使徒一方面可以隱約自覺到他們正自一種長久以來深重不堪的傳統柱固中脫離出來，不再受無理的限制。但是另一方面，當使徒離開學校，進入社會之時，往往發現無法適應俗世的潮流。因此使徒固然積極嘗試改變現況，卻強烈渴望繼續保有在學校時，無拘無束的使徒關係。一位使徒回憶到，「我喜歡使徒朋友來拜訪。我們三整天無所不談，像在劍橋時一樣。討論激烈，卻從不起爭執。我們盡情享受屬於使徒特有的生活方式，彼此得到很大的激勵。這三天給我



使徒之中最偉大的精神領袖 Fredrick Denison Maurics。毛里斯使徒從從性團體轉變或截然不同的。在他領導的那幾年，使徒具備「自我教育」的能力和這種轉變是出於對劍橋大老，墮性，狹窄的教育方向。當大學無法滿足年輕的，求真，求進步的理想時

的東西比讀六個月書更多。」

使徒的內在世界是由一群坦誠相交，無所不談的朋友建立起來的。他們共有追求真理的志趣，喜好幽默，互開玩笑，卻完全尊重他人。樂意在交際中砥礪思想，了解他人的想法。「坦誠」是使徒傳統要求各人遵守的唯一條法規。使徒不要求每一個人自始至終保持相同的意見，也不認為可能出現完美無缺，不能質疑的論點。只要出於誠懇，不為反對而反對，每個人都有不以為然的權利。使徒經常討論嚴謹的課題，但從不鼓勵嚴肅，反而以輕鬆的心情來面對。

這種可愛的生活使許多使徒留戀不已。Sidwig 就說：「我最喜歡星期六晚上了。我的人生便是在每一次聚會中發生重大的改變 變化成思考的人生。」

使徒彼此的思想互動之所以能迸發智慧的火星，有一件事非常重要，便是新使徒的選舉方式。

使徒日常與當時傑出學生交往，如果發現一個人適合成為使徒，便提出商議，最後附諸表決。選取的標準並不容易說清楚。社會地位不一定使一個人當選，也不一定使他落選。財富，一樣；學識，品格，一樣。一位使徒會說：「我們喜歡上他，他具有「使徒的特質」，又恰巧有空缺，我們便選他。使徒的特質這句話包含太多意思，不過最重要的，那個人必須 Open-minded，是一個真實的人 (A real man)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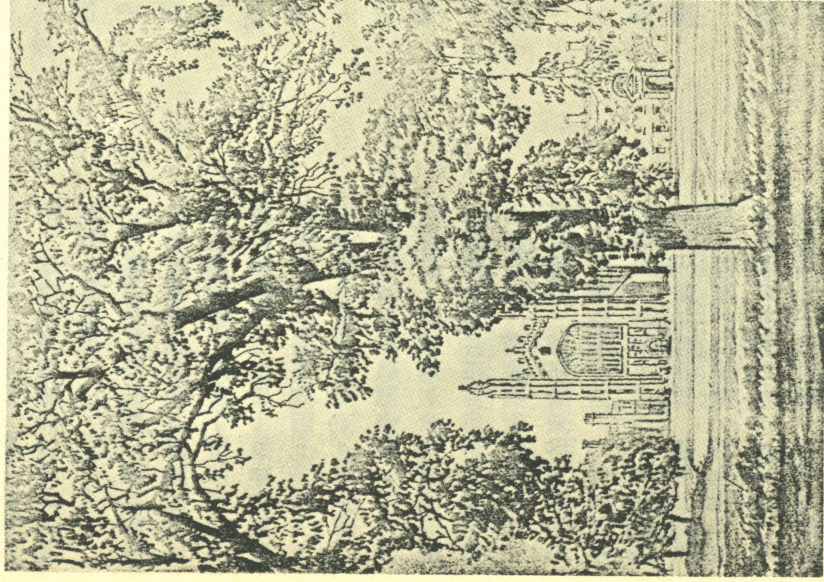
等到每一位使徒都同意，那個人便當選，使徒再將當選的結果告訴那人，並邀請他加入使徒

行列。在使徒歷史中，從來沒有人拒絕過使徒的邀請，使徒的身份在劍橋已獨樹一格。但若有一票反對，那人便不能當選，也永遠不會知道他曾經被提名過。

因此基本上，每一位使徒都是特別的人，傑出的思想相衝擊，時時迸出智慧火花。在使徒一百五十年歷史中，這一群人竭力維護優良「面孔」，歷代傳承；各時代雖由不同的人表現不同的色彩，但仍是一群幸運兒在使徒圈中享受言論自由，真摯情感，開放的思想和容忍的心懷。十九世紀劍橋大學優秀的學生中，很少有人不是使徒。使徒存在也不只是自戀，而是代表匡正放風的一股力量。這股力量日後拓展到社會各角落，以使徒的精神帶動種種歷史性的變革。Sidwig 說過，「我懷著偏見來到劍橋，卻在使徒中開放眼目，第一次像一個自由人一樣的思想」。Sidwig 後來的成就可以為這句話作見證。

使徒後來的發展漸漸不為人所知。1855 年，使徒的聲音已明顯到足以危害本身的利益，因此走入地下。雖然如此，毛里斯所立下的精神和秩序早已立定，在其後的 100 年裡，在劍橋每有不尋常的聲音出現，人們便會回憶起使徒的身影。

「或許他們是使徒。」綠色典雅的校園這樣傳言著。



King's College